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西山文集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睹正月一日御筆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

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疎妄發自速辠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扙拭而使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啟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

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陵之圖来上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詣省恭眂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畧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畧之謀斷所不茍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强敵暴

興接我疆埸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人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北聘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憸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訹因以便親匄外而去

陛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
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
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已之深憂欲於
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
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加省乃今中原
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兹惟厥時而士無智愚僉曰
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遹隳祖宗

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朘剥而無餘人材衰㛹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與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讐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讐為當然幽燕之失尚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則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恥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説之可行求之

在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他人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
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我何邪自有載
籍以来與外國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
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
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
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
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

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邊塞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邊塞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

而女真之兵旣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却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我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敵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葢以深得事宜獨慮師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敵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敵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

此始矣夫敵人之性冒沒貪惏一與之接烏能中絶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而彼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卭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厭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谿壑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必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

契丹潰敗涿易来歸不可謂非天與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才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事所宜豫

圖而環視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尚不克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熈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羣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虚人人愁嘆江湖閩浙寇警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撫之以循吏䘏之以寛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縁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

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況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甚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獘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侵果如所云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舍多叶物情正途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

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偉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歷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擾百度闕然譬猶宿疢方瘳正須

保養所當厚壅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揺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强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焰自著敵雖强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絶敵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

與其藉敵以啟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殷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内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然後謀之未晚既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林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臣誤事如殷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幸

貼黄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徼廟初無固
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開邉釁
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路閉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
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内而執政外而邉臣猶
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誤聖聽師行之日
詔妄議北事者必罸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
海南於是言路絶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冲開道
求諫羣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之異同

均於為國惟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情獲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以宣和為鑑仰祈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九月十三日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

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永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游盤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諶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心非過計也然則繼世守成之

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基肇造之命而太宗定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以為中夏主夫豈尚然哉今中夏俶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我之德

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茍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徬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脩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懵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日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為迂濶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

烈錢塘巨浸莽為沙磧天台𦉘雲洲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燼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岌岌然上賴九廟之靈權臣殞命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外攘内脩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既以滅告矣羣雄虎爭猛敵𦦨鋭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内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

多雨暘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淸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禬禳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名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坐右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我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

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沈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絶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於此足以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娱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屏而絶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為權

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於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葢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耶葢天之視聽即民之

視聽民之向背即天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采戕害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顯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恥道絶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

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躪轢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狃於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於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葢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贓吏雖懲而贓多者或反漏綱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興念

申頒詔旨凡郡邑培刻之政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于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為生孔艱愁嘆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鮮鰥寡皆窮瘁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生意此海内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真能敬德於上而使斯民懷

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本其在斯乎天心厭亂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必非眷命之所屬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强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睠南顧嘗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帝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羣臣之訣不能自克卒隳金甌

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爲違天背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劄子二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説爲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維兹劾敵據我河洛逾百年

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毋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三十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厄於强對亦能

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圖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憯亦嘗屢言於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

政環顧内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況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曽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髙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至於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修在今日又可勝嘆乎夫古之

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内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况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茫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强忍無吳兒驕脆之態迨久駐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

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强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編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埶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於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功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

之備楞然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

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憒然向為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察

貼黄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症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於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不以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

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黄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葢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説王師之出若狡敵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絶餉粮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

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訾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

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内之守備必虛萬一彼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於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

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内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来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横有科率而外閫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温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嘆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需者廣欲

不為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燕孟昶實賛其決裕既北向内地空虚盧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茍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劄子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師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恭穆用人之意而置司於泗盜邇東淮仰窺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敵將已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

謂敵有内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内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北人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

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彦將追元祐之風而羣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為説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葢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

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為
國盡亦平心商確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己而相嫉
乎元祐中幾幾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
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于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
陛下戒諭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
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
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
已仰祈聖察

劄子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葢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黙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

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成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畒未嘗少忘閒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録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

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十有二輒因名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叡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政幾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

奉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恩選德殿内引奏事某再拜升殿

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恩收召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
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
非以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
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
下為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
天永命之説也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
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以害敬某奏云
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

無若殷王受酗於酒德哉舜何至于好嫚遊成王何至于酗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然臣今所謂儀狄之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之意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敬又讀至聖心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爲私欲所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陛下屏去數者之欲使此心清明純粹陛下之心即天心也上欣然嘉納又讀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上曰民心即是天心

又讀至狃於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上曰往往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上曰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掊克之政邊闈科條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其民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

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惜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義方之訓至于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

豈肯付以中原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㡳作不是不得陛下為人子孫當仇讎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宫闕如何不弔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陛下心力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須至誠意正心脩身方

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令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辯人才處某奏曰昨来權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辯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上亦愕然某奏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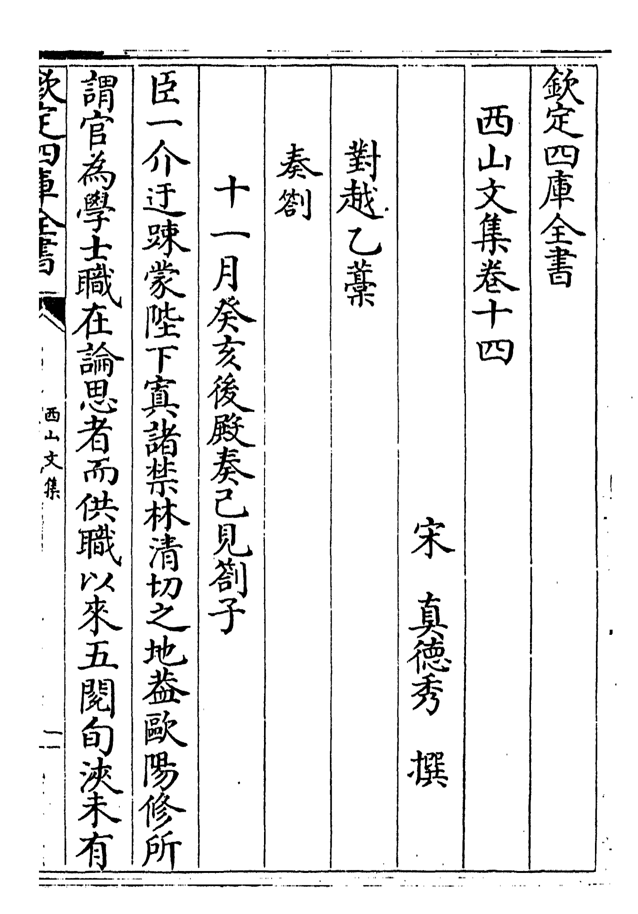
無不通曉則此等奸罔之言自不敢進臣于是時便欲
編集此書以獻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做得閒居八年
此書方能成就上喜甚曰此書便好將來某奏書已在
此更欲㸃對候得聖旨方敢投進奏劄讀畢上忽發問
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奏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
委是未必無事近日泉漳又破三縣葢緣無將無兵無
帥臣上問誰可作帥臣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
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

事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擇帥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鹽法乃致冦之源緣福鹽溯流而至南劍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勝其貴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羣興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臣昨叨閫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

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召還遂不及為容退
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講求便利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謂此
殿為緝熙後乃知為選德殿也所得聖語除已申後
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云不知進取之兵
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上曰那得来其奏云如此
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
伐趙趙求救于齊齊將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逕圍

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彼豈不能以輕兵綴我諸將徑以大兵擣我之虛乎臣所以進收斂韋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之

西山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槀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

臣一介迂踈蒙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葢歐陽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未有

秋毫裨益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
國事輒以區區愚悃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
臣積壞未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强大崛起未易勝之
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
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埶之所甚難而時之
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
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
前日之失在於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

有甚焉者昔越王句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吴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審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甞逞忿而輕發亦不慴禍而自沮養剛强剸鋭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讐疾之意於柔伏卑詘之際卒以報吴而稱霸于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鋭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苶然沮喪姑息藩鎮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

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後則異所以有勝負强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廷一不暇顧違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宋室使偏師挫鋭而歸欲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為力益倍强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句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敵人讐我之深

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深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兾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埶尚可强也徒以一時羣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豢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人之名則䰟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敵抑且譽敵故遂反强而為弱紹興之初國埶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敵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弭患也淬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

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之且欲吞之故能轉弱而為强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氊帳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敵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敵人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

敵使之来固無可却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者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王檝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随欲以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来又何以待之乎道途又言王檝將求金翠首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遺李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

攻捍禦之備在朝廷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句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自沮懲靖康畏敵之失而法紹興制敵之謀則國埶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黄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人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歲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敵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

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敵人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躪轢河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宇而北敵尚强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閲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中外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欲成復讐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閲于白石明年

當視為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顧詔
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
之貨財為虛費天下幸甚

劄子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
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
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
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强

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慴天威而鐵簾之射剏自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敵方張勳未克集亦足大競王室使敵人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

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横恩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道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偏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為智而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己缺不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

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虚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祕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葢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

文武孰非顧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虚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録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闗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埸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䟽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

文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

貼黄臣謹按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閲於西郊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閲於白石四年十月於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石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一月于龍山此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考者莫如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宫之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

茅帬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奬録之則彼將輕千里而来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豈無十數忠謹沈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況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

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核舉凡浮冗不急之費悉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欲崇飾私奉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鐫以武備為不必講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窮之悔惟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己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音住二則曰受天百禄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

年之中五舉大閱而鐵簾之射創于十三年春優加
奬賚又不與焉葢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
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己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上曰
處分已定止合内庫支可也朕樁積此錢初無他用
是歲遍賜凡見緡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
令内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
時惟撙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
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

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内臣民頌我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

抵亦然蓋百姓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賑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强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集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

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賢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葢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故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别而曰仁者静又曰仁者壽惟静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静非兀然枯

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葢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惟

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静不仁之人則動以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葢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自有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

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戒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修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来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

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己見劄子

臣伏覩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覔聖憂夫天道眷顧諸夏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敵人計哉況

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座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讐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汩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于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賢進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

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藴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未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于耳皆美觀而非實也況名曰䘏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獘輕而不行師徒喪于犇潰舟楫壞于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耽耽强鄰日伺我隙設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豫形

警告至惓惓也伏惟陛下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弭兵菑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竢罪禁林蒙恩最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避犯顔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叡察

貼黄臣竊見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工訓勵風俗皆以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羣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具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具紹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御筆一一稽考未行者趣使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不為空言而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毖其出如震霆之發以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劄子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湊朝而治效不立議

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睹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羣言繁多無所决擇文書盈几何由遍觀願傚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論盈廷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耶臣竊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别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兩强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夫差吳王名）起師伐越越王句踐（句踐越王名）起師逆之江（逆謂迎而拒之也）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其無庸戰（言不必戰）不如設戎（言備兵自守也）約辭行成（約辭謂卑下其辭行成謂求和也）以喜其民（民謂吳國之人）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不吾足謂不以為可憂也）將必寛然有伯（音霸）諸侯之心焉（寛然閒暇之意）既罷（音疲）獘其民而天奪之食

二三人付之看訂删去浮辭剟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
録成帙凡關於君徳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閲
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
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
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奬之不修
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虚譽用人而無以覈其
能否以虚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
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

安受其燼（燼謂灰燼言乘其弊也）乃無有命矣（謂絶吳之命也）越王許諾

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

得罪於天王（天王天子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猶言被禍）

而又宥赦之（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句踐棲于會稽之上）君王之於越也（孤猶外也）

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言吳有全活之恩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

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

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

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老家臣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屬兵猶連兵也將戕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言不以鞭箠指麾之而辱遣軍士也句踐請盟一介嫡女一介一人也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箕帚灑埽之具晐備也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匜二器也御謂侍御之人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解與懈同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義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言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謂自齊還整兵伐之申胥諫曰申胥即伍子胥也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還反也玩猶侮也弄也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婉順也以從逸王志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

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上聲）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吴王曰大夫奚隆於越（隆盛也不必以越為盛）越曾足以為虞乎（言不足為大慮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言無越則兵無所振耀）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諼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徼一旦之勝方吴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

善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吴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吴國於股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得敵國之情矣葢吴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惟謀臣能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胥之諫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吴何惟其誘於甲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吴矣葢甲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吴行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屈則吴人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踐從之使其臣諸稽郢行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啟吴王之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者所以殺吴王之怒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奉槃匜之御以臣妾之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吴王之喜心也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

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人情多詐一至於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其酋見之温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於彼也報使遄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旣舉兵彼宜絶好而王檝之來則自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之併智伯以外國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用驕之之術故曰始如處女敵入開戶後如脫兎敵不敢拒此兵家之祕謀百試而百中者也蕞爾女真崛起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字以為誤敵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和不絶口此靖康之事所以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紿人今其後裔又以此受紿於韃竊聞韃之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

若也我既彼攻彼宜我忽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神物之謦彼宜祕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吾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耶其忠心愛我耶抑畏我甲兵之彊耶其亦有謀臣如種者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耶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耶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甘藏鋒刃

於飴容也禮貌之甲設機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鷙
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伏惟聖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仁義望敵
人而以末世詐諼虞敵人大為之備而措四海於安
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實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一日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侯梁
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

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此輩無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勸不特申嚴告戒自然勠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上曰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於奮勵無志於晏安也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之日不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是又命士卒射鐵簾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强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孝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頹惰委靡而不振也故凡所以激厲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與鐵簾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嘗敷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言戰

鬬擊剌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每以此而覘國焉戰鬬擊剌之執工則其埶日以强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埶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况强敵暴興接我疆埸兵端既啟後患難量其可不仰承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陛下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章裕曾

西山文集卷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藳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

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淮西廬州强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垣屢勦外寇立到奇功喝轉官資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准備將及汀邵寇作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令來資帖又申明朝廷得旨再轉兩資令此料羅之戰旺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

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强弓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其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賊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酋部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

海洋行刼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
命且勦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倚偉
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為
難得欲望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為用命
勦賊者之勸其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又得旨再
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武校尉又旺準
密院劄充差淮備將已經六年後蒙淮西制置司陞
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

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效如蒙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為備申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久充裨校諳曉軍事昨統制齊敏差撥軍兵出海𩓣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為賊圍掩同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幸重傷而

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殞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賙䘏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剌充効用及自餘戰没官兵亦等第優䘏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為來者之勸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貝旺轉承信郎即

與陞充正將職事吴寳特贈承節郎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州自捕賊首趙希郤等之後具申朝廷蒙發下度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圜頭寳葢及修葺法石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蓄軍粮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壊爛而不修

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斂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刼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糴價翔貴公私病之其利害固已不細況其在海每刼客船小

則焚之大即取爲己之船其人或與鬬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爲己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爲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至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齪水軍及添𣃁大船葺理諸寨務爲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

粮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葺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為海道無窮之患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

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廵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閲習藝事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踈誤事仍先具知禀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水軍寨及小江廵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刼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拋

泊出沒行刼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来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蓦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仗上岸刼掠復使船到柘林澳擄去鹽綱船二隻目今見在深澳抛泊出沒行刼及據水軍統領闞承信副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隻在彼同共巡探見得上件

賊船有二十二隻抛泊深澳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見一艅船隻從東洋使入内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開弓弩箭射射其大艅賊船前来圍裹本軍爲見軍寡賊衆恐失事機秪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船隨後趕来抛泊吴田澳與本軍人船對望縁諸州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遞年往来漳潮惠州界上衝要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

来攔截行刼今来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闗承信高進義小江廵檢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齱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提舶司證㑹疾速區處調遣兵船㑹合外申乞差發兵船前来本州海次㑹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刼米船以豐其食刼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

叵測爲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爲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爲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爲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熾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司帥多發摧鋒水

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欲望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安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澳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為應

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略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摧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與本州已調軍民船𩖘期會合首尾援應併力擒討須使賊舟黨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寅羣盜蜂起放兵四出流毒

甚廣賴聖朝處畫得宜專置招撫一司于建劒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宄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運之效而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山澤者不為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劒邵武之境地嶮而酋黠徒畏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

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陳三槍諸冦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没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勢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揺矣此下四州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苐與汀邵聲勢不甚相接雖名帥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

翼而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一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閫守愚謂宜選廷臣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之未成者宜趣

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未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鹽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令汀卲之人千百成羣執持兵械般販於漳泉潮梅等處者如故而縣道以計口敷鹽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先

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以白於
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積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居外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於今日則在院者

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於今日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為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參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

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傅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令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於淳熙間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枅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

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積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朝廷兩項所頒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與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来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

而漕船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石以中價計之每石為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幾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區一州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𢈔宗學之養士歲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

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淳熙以後至於今日朝廷運司
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
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羡稱為富州通融應
副未覺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産與官田公田多
為大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産錢而後
售日朘月削至於今七縣産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
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
坍落者指為坍落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大不

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撡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死絶之賦甚至無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某之至

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
縣以此藉口版帳之鮮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觧分
文者官俸兵粮已若不繼某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帮
兩月之俸其他可知宗子廪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
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帮放宗婦之成親宗女之歸宗
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懇於庭者幾無日不
有其間繿縷憔悴之状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
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𨷖凑不上則借兊諸司之錢

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遞年催到止四萬石有竒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錢可糴諸卒月粮猶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葢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横斂之事又不忍為且不惟不忍横斂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

年者方此稽考與之理畧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
以狼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爲之材又冒
當不可爲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公朝丐
從罷免别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爲而謀之同
僚皆謂聖朝寛大軫慮四方爲守臣者倘以利病之實
上聞必無不聽況求朝廷之錢物養朝廷之宗室尤必
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君相伏望朝廷特賜矜憫將
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五千餘貫析而爲三朝廷應

副一分除歳撥舶司錢外更就撥合觧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歳撥實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米則析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朝廷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歳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宗

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稍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請在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横斂亦得以一切禁絶則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錢已無可允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出内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其雖鐫削罷斥何益於事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其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為猥賤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縁廪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皇枝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冪忠厚之仁葛藟本根之芘亟埀拯捄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況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

後瘡痍未復愁嘆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

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来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重

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淹歲

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給愈見

拖壓竊見建炎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

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

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非得度牒

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

特賜㫖揮除每歳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

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

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朝廷所捐特其毫

末而於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恩慈

特埀報可萁豈勝虔切待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謚對某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夥倉

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朝廷乞每歲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聖旨令封椿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椿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仰見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之空乏沛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内外宗姓莫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算計每歲宗子錢米除朝廷及轉運司應

副外本州自備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尚未易辦今来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横斂亦未容一切盡革反覆思念不免冒犯斧鉞再伸

忱請伏望朝廷檢證某前申每歲給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敢分文别用某所蒙提領封樁所到六十道已一面措置變賣將末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充過諸司等錢撥還别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道伏乞速賜㫖揮施行得㫖令封樁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封椿庫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劒三州接境紹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次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某自到任即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要害之地剏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某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豫加擇選準備畨戍外但剏造

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今因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内有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兑用兼官兵出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戍浦城縣等處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内支給合具申朝廷劄下從某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兑用别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内支給生券錢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潦下田薄收躑減既多軍餉不足糴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西少寛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糴十萬石四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仁聖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糴而上州建寧下州興泉貴糴尤甚葢建寧專仰土產它無来處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

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之民相挺為亂雖幸初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来日尚長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来者絕少故其價直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倘蒙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草臣與諸司同請於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

百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糴濟而緡錢度牒又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兹福建之歉固未如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擾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凋瘵而困於貴糴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捄則自今以往不惟糴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糴流離饑莩近在目前臣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宸扆仰垂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淛

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其於朝廷儲偫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獲免溝壑仰戴仁天之覆冒有終極須至奏聞者

西山文集卷十五